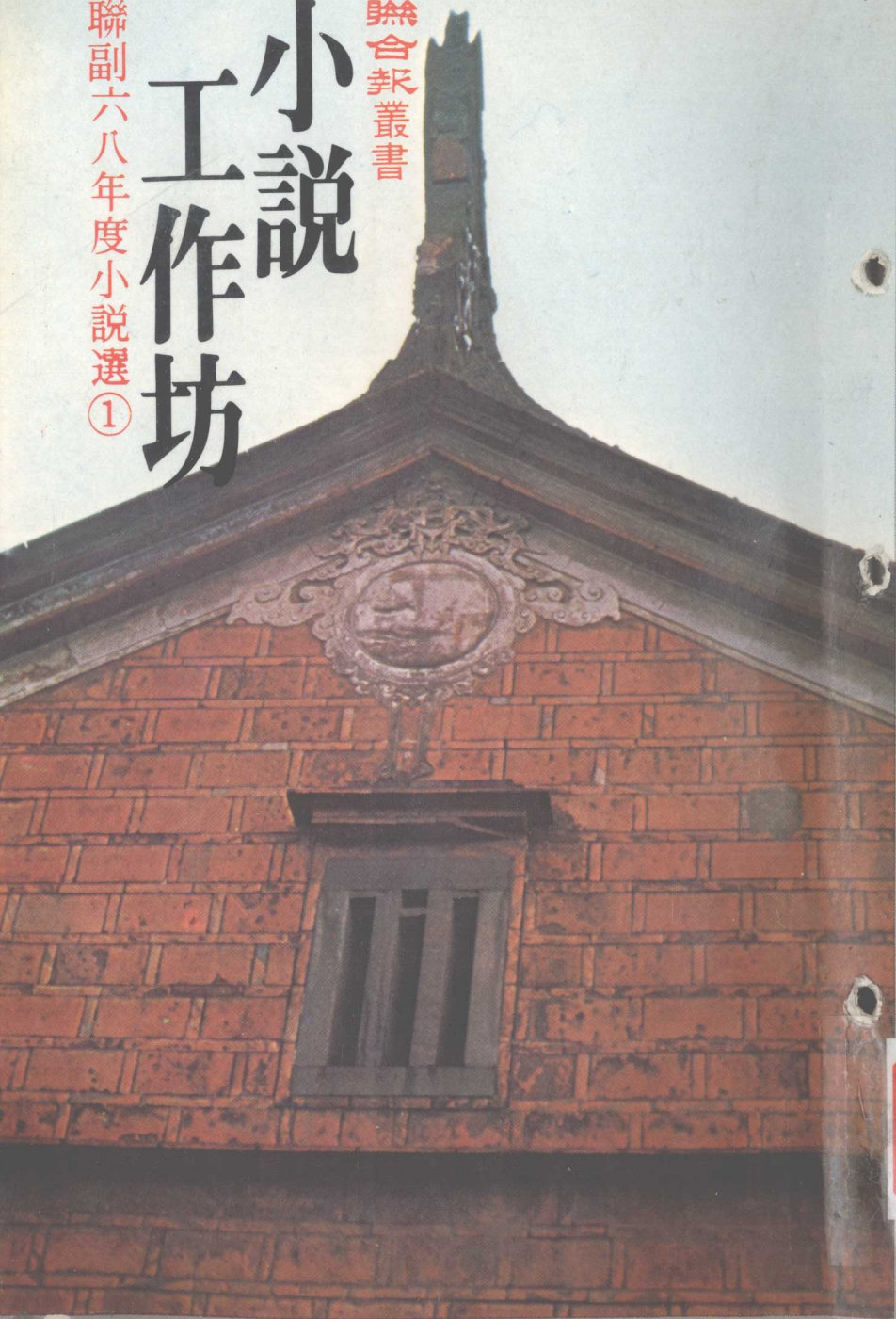


聯合叢書

小說 工作坊

聯副六八年度小說選①





聯合報
叢書

小說工作坊

——
聯副68年度小說選1

聯合報叢書

小說工作坊

—— 聯副68年度小說選1

編者 聯合報編輯部

發行人 王必

出版者 聯合報社

總經理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報字〇〇二九號
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
郵政劃撥帳戶一〇〇五五九號
電話：七〇七四一五一

印刷者 中興印刷廠

定價 新臺幣七十元
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一月初版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八月第二次印行

印翻禁 • 權版有

目錄

成人教育.....	陳清清	一
屠城.....	司馬中原	三
康教授的囚室.....	馬森	四
靈妻.....	楊扶奎	三
豎蜻蜓的人.....	江彤晞	七
空城計.....	心岱	一五
淚.....	蔣曉雲	二九
歸鄉以後.....	顏崑陽	一三
最後一場婚禮.....	李昂	一五
人道.....	蕭颯	一五
揚自己的旗.....	邵憫	一六
大登殿.....	林佩芬	二九

成人教育

臺北市人，民國二十五年生，
臺大考古人類學系畢業，美國
加州大學公共衛生碩士，曾任職
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，現旅居
美國麻州。作品散見於各報章雜
誌，如新生報、文壇、純文學、
臺灣文藝等。

1

我遲到了幾分鐘。

這麼大熱天，門窗怎麼都關上了，還下了窗簾？

推開門，我楞在那兒。右手還把着門鈕，不知應該進去，還是退出來。抬頭再看一下門框上的號碼：「二〇二教室」，沒錯嘛！

「進來，把門帶上。」教師說。

那人還站在門邊，正剝下最後一件衣物。我跳過地上的一堆衣服，再跟這個赤裸裸的人擦身而過。「對不起。」嘴裏喃喃，心裏則埋怨：那裏弄來一個這麼差勁的？到底揀便宜沒好貨！

這學期一開始，教師布朗小姐就嘮叨：今年物價猛漲，各種費用都漲了，這門課學費沒提高，我們用不起模特兒了。最初幾堂課我們畫自己的手、畫自己的腳，同學間對畫。實在畫的不耐煩了，每人加出了幾塊錢，布朗答應去找一個模特兒來。「要知道，只得找沒經驗的，好壞我就不敢擔保哦！」她曾一再說。果然差勁！我支起畫架。

「好，十個二十秒鐘姿勢！」布朗拍拍手：「你會不會自己計時？還是要我來？」

他跳上桌子，一邊點着頭。雙手插腰；放下右手，上身轉右；放下左手，高舉右手；彎下腰看腳趾；曲折雙腿……像由小孩操縱的木偶，他生硬的變換着姿勢。起先猶疑躊躇，但越變越快起來。

「嗨，嗨，慢點！」大家不約而同的叫起來。

我趕快換過一張新畫紙。

「好，再來，五個三分鐘姿勢。」

不知怎麼，今天的筆觸硬是生疏不順。雖然誇大的勾描打結的胸肌腿肉，畫出來的人物還是軟癱癱的，一無生機，甚至分辨不出是男是女、是老是少。

中學時畫了五六年維納斯石膏像，其後雖有二十幾年沒摸過畫筆，去年重拾起這門人體畫，發現自己的風格蠻有點倫瓦（Renoir）的韻味，還竊喜也許是天資遲露、大器晚成呢！不過去年畫的都是女模特兒。雖然在校時也偶而畫畫凱撒大帝及安東尼，當面對男模特兒這還是生平第一次。原來男人人體比女人難畫。難怪人體畫都畫女人！

最後二十分鐘練習局部特寫。以往我都擇取乳房、臀部或大腿，面對這個模特兒竟找不到片斷好畫的地方！最後竟畫起腳踝。

「你把表面顏色跟門凸陰影混淆成一回事了！」布朗走過來，搶過炭筆大刀闊斧的把我畫的刷割成幾段。大家忙着收拾畫紙，擺回畫架。

「有沒有人住在北山路？」布朗問。

沒人回答。我不經心的說：「我。」

「麻煩你順道送安東尼一程，行不行？」

糟！「嗯、唔……」我困難的搜索藉口：「呵我……得去北門小店買點……東西。」我支吾了半天。

「正好，我也得買點牛奶。」安東尼說，顫顫跳跳的穿着長褲，當着衆人拉上拉鍊。

我轉開頭，覺得很窘迫。

難道男模特兒都是這樣換裝？女模特兒一般都是裏一襲長袍進來，不甚引人注意的一鬆帶，滑落下來就完了。下課也是袍子一披走出去。不論管他叫老練還是優雅，總不致讓人尷尬。那有這樣十幾個人坐在那裏盯着看，等他一顆顆解開襯衫扣子，剝下汗衫，解鞋帶，脫襪子……。怎麼做得下去？我忽然想：不知現在是不是也有男人跳脫衣舞了？

他終於穿好了鞋襪，一邊將襯衫尾巴塞進長褲，跟着我出來。

我最怕跟半生不熟的人處在一起，因我不善於找話談。同行而一片沉寂又令我感到窒息。

「到不到小店我無所謂，先送你回去好了。」我巴不得趕快卸下這重擔。

「你不在意的話先到小店一下。」看他也變得拘謹。

到小店我竟想不起該買什麼，只得隨便取了半加侖牛奶、一份晚報。

北山路是安城的高級住宅區，每家前面一大片如氈的草皮，都是兩輛車的車庫。他給了我地址，並告訴我是跟四、五個人合租一棟舊木屋。

「我不知道這條街有這種——住戶。」一出口已後悔不及，觸犯了大禁忌了。

「資產階級的偏狹觀念！」他不屑的說。

由北門到他所說的地號，是長長的一段黑路。爲了表明對無產階級並無歧視心理的友善態度，我努力搜索話題：「有點秋意了」？「好月色」？不妥，又不是邀他出遊，這種人會管你天氣如何？「你是幹那一行的」？「府上那裏」？更不妥，這種個人資料，干君何事？碰着女太太們，請教一下她們的生理成就總是保險話題，不用費任何心思就可填得一無空檔。不曉得男人談些什麼？尤其是這種人？「你想今年紅襪隊可不可能得冠軍」？「這次埃及總統訪以色列，不知對整個世局將會有什麼影響」？

「怎麼想起作模特兒？」大概心理所想探討的，從頭就只這個疑問。特意避免着的，無意竟溜出來。

「爲什麼不？」他無動於衷的聳聳肩。

爲什麼？爲了傳統的道德價值觀念呵！難道小時候父母、老師、社會沒教導你要立大志、作大事、成偉人？你潦倒至此，令人自覺愧慚失敗。

「大概是想聽一句『時勢所迫』之類的辯白吧！」一觸着問題重心，真心話就攬不住流出。
「不至於。」他說。

我們相對一笑，凝窒的空氣頓時開朗了許多。

他叫我停在一棟破舊的大木屋前。窗簾上映着三、四個人影，吉他聲伴着幽幽的民謠飄出：「別唱戀歌，你會驚醒我的母親……她說男人都是騙徒……。」很有點瓊白絲的韻味。

「我們同屋還在唱歌，要不要進來坐一回？」他問。

「不了，」我假裝看看錶：「太晚了。」

「十點不到？」他蹙起眉。

還依稀記得「十點」不算晚的那段歲月。十二點出去吃宵夜，一支支唱到天明。但現在「十點」已「很晚」；一切已「晚」了。

「怕我——同屋會擔心。」我說。

「哦。下星期能不能來接我？」下了車，他又回過頭問。

「嗯、呵，我下星期恐怕有事，不能去上課。」不願多事的人，能推掉的總想推掉。

「那我再打電話跟你聯繫，寫個號碼給我。」他已伸出手掌，要我把號碼寫在上面。
到家，外子正好在倒牛奶喝。

「怎麼？下午不是才買的，怎麼又買？」他問。

想起晚報他下班也已帶回來了，偷偷揉成一團，塞進字紙簍裏。

2

「是個不曉得你名字的男的。」外子將電話遞給我時，扮着鬼臉說。我有點慌張，好像被他看到安東尼一絲不掛的坐在我旁邊似的。忙着分辯不過是個夜間課的人，住在我們這條街，找搭便車。

聽他只唔、唔兩聲，根本沒聽進去，放下心裏一塊石頭，同時對他的漠不關心也覺洩氣。

自兩年前小圓離家上大學後，我開始選修幾門成人教育班的課程，也在附近老人院幫點忙。外子只視這一切為有閒階級太太們的消遣，無足輕重，也無傷大雅。我到底是在作些什麼，他都不聞不問，從沒表示一點興趣。

每星期接送安東尼成了我的差事。他還是慢條斯理的在大家面前解扣子、脫褲子、邊走邊拉拉鍊。但我已習以為常，視而不見了。也難得把坐在我旁邊的這個人，跟裸躺在桌上的模特兒聯想成一個人。

起先，我們雙方都在下意識裏把對方視為是來自不同領域的人，與自己中間隔了一道壕溝，溝通困難，說話總是戰戰兢兢，唯恐侵略到對方隱私似的。後來發現我們兩人竟有不少相似的地方。譬如我們都不好管別人的私事，但有種逼迫對方在無意中剖白自己的本事。我們都把持了極端矛盾的雙重價值觀念，總掙扎着突破傳統的束縛，但又期望獲致傳統所認屬的成就。

每次回家途上，我得先載他去買牛奶麵包，不用急着回家的晚上，有時在小店裏喝杯茶。

安東尼來自中西部，原想到麻州大學念社會工作。念了兩年越洞悉目前各項社會福利設施之陋弊，覺得無法從事這行工作。想改念法律，但進不得門。今年停學，以油漆房屋等雜役維持生活。常聽他無事的時候一個人跑去爬山岩、鑽地洞。

幻想一個人背着背包在遠離塵俗的山道上漫遊，沒人沒事來干擾！「一定是種很超脫、很自在的感覺！」我羨慕的說。

「人在那種情況下想的很多，有時孤苦想擇下山崖算了。又幻想萬一出事，一個人坐着等死的滋味。」他平淡的說。

3

一晚，我們坐在小店裏喝咖啡。

「你同房如何？」他突然沒頭沒腦的問了一句。

「如常。」我不明白他的問話，只是禮貌的一句問好，還是深一層的探究他的「爲人」，也簡單而雙關的
回答。

「如常是如何？」他把玩着咖啡杯迫進一步問。

「你知道我的意思——就是個普通的中產階級中年男人；供養妻女，求事業有點成就，不喜歡運動但會勉強自己作一點，以保持健康，一點小嗜好，一點小瑕疵。你一定知道我所指的那種……。」

「我真的不知道！」他還是低頭玩弄着杯子。好一會，接着說：「四五歲時有天在屋外玩，一個髒酸襤褸的醉鬼走過，摸摸我的頭說：喂，小子，諸事如何？鄰居太太當着一羣伙伴告訴我：喂！小子，那是你老子哪！」

我本來就不善於聽人家吐苦水，更何況是這樣一個一向表現得萬事不在乎的人！「悲慘世界！」我唯一的一句法文跳了出來。（註：法國小說家雨果之名著）

「悲慘的是我母親每次帶男人回家來，就叫我自己去找個朋友家過夜。幾回找不到人家，我徹夜呆坐在棒球場。」

這擔子太沉重了，我沒那麼堅強的肩膀供人哭泣，只想改變這氣氛：「呵哈，你擔心我同房是酒鬼？擔心我寂寞深閨？好，我舉手發誓：不虐待子女！不誘良爲娼！這總好了吧？」

他體會到我不想陪他哭，只願逼他笑，也就翹起嘴角。但仍說：「我還是想結婚生子是沒道理的事！你眞活得快樂樂？看你敢不敢否認有時恨不得拋棄一切，衝出去？」

這回輪到我沉思了。

我只能辯駁：「人生活着，只得給一點，取一點。」

「我就不願給，也一無所取。」他理直氣壯的說。

「怎麼說沒取？我每星期接送你，難道還是欠你的不成？」我開玩笑說。

「呵哈！」他學着我的口氣說：「原來是討債！你準備取我的什麼？好，隨君所欲！」他曲舉雙手，作出

無條件接受搜身的姿勢。

原以為只是他在向我挑戰，突然意識到他是在逼我向我自己挑戰，突然覺得不好笑了。

「放心，終不至於是想掠奪你的童貞就是了。」我終於避免迴避的回答。

「是你贏了還是我？」他問。

「和解。」我們同時伸出手，一握。這一頁算是翻過去了。

我告訴他其實我生平無奢望，一點小事就能叫我歡喜一陣：譬如種瓜長豆，大減價買到一件好大衣，爛雜誌上讀到一篇好文章。只有一個尚未告人的秘密願望，是希望今生能到梵蒂岡宮一睹西斯丁教堂的壁畫！

他說他的秘密願望是再看到一次父親，跟他談一談。

4

每星期三上午是我跟史太太到養老院走動的日子。她負責聽取他們的腰酸背痛、血醣血壓、子女不孝，我則只是教他們編織繪畫，有時載他們出去買東西、吃冰淇淋。

這天我們在院裏跟他們吃了午餐後回來，到家看見安東尼在油漆我的大門。

「看這顏色多超級，我調了好久終於調出來！」他得意的說。

我們的房子是深咖啡色，原來的紅門叫他給改漆成深橘色，果然更顯氣派。他在我信箱上也畫上了兩隻黑點的紅甲蟲。

「算你付清，不再欠我了。」我說。

「不行，這是給，我還等着取呢！」他裝作一本正經的回答。

「你那找來這麼可愛的油漆匠？我也要趕快去找點東西叫他油漆！」史太太羨慕的說。

5

秋深了。一對朋友遠道來看新英格蘭的楓葉，我逃了一堂課陪伴他們。隔週去接安東尼，才發現是感恩節假期，不上課。

「該死，忘了打電話告訴你！」他直敲自己的頭。

「沒關係。」我準備轉身回家，他抓住我說：「等一等，要不要看一樣東西？」又有點忸怩的加上：「可是不准笑！」

我一走進屋裏，一個五六歲的小男孩問：「東尼，我們要再多一個同屋呵？」

「我們這兒的兩位女士東尼一個人都侍候不了啦，他才不敢再多找一個來哪！」一個男的說。

這是一間相當大的客廳，窗前一張舊長沙發，地上幾塊五顏六色的坐墊，牆邊幾隻大紙箱，許多雜誌報紙，盆栽，角落一架小電視機，走廊靠着兩部腳踏車。看來有點零亂壅塞，但滿歡樂的景色。室內充塞着爆玉米香。

安東尼給我介紹了各位同屋；除了小男孩的父母外，還有兩個女的，都是跟安東尼同一「類型」的人。很

有點「一家人」的樣子。

「西斯丁教堂在這邊。」安東尼說，引導我走向一邊的走道。

「別把眼珠給爆出來哦！」一個女同屋在我身後說。聲音似乎懷了一點敵意。

安東尼的房間在走道盡頭。他一打開壁燈，「哇——」，我的眼珠真的差一點爆出來！屋頂是一片深藍、深紫、深綠，一對淡紅色帶翅的天使，旁邊圍繞着許多色彩極強烈鮮豔的蝴蝶和天堂鳥。

「有點——滑稽？」他心虛的問。

「嗯，很——很特別！」實在想不出適當的評語。

「多看兩下，你會越來越喜歡的。我每晚躺在這裏，看久了常有一種不知身在何處的感覺！」

他的房裏沒甚家具，一角一張床墊，紙箱當床頭几，上面放了一隻檯燈。屋角堆了一些衣物、書籍、幾罐顏料及刷子還擺在那裏。我看到幾本圖書館借來的畫冊，其中一本是「西斯丁教堂壁畫集」。

「真的，躺下來看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感受。」他一邊說，一邊將床上的氈子拖過來攤在滿是顏料點滴的地板上，躺下來扭開檯燈，並叫我把壁燈關上。

我半躺到他身邊，仰頭看天花板。

真的，不知是看的姿勢不同，還是燈光的關係，我的感官突然靈敏了許多。燈罩頂端的一圈光正好投照在兩個天使上，使他們浮離了背景，飛躍出來。還有那許多彩羽，霓虹的橙、紫、黃、綠，一起閃閃。

「東尼，我還是說畫飛機才有意思！不然太空船也好。」小男孩跑進來，跨過我身上，躺在我們兩人中間。